

眞教自證

上海慈母堂藏板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五十九年

泰西耶穌會士晁德蒞敬莊氏撰

沈則恭禮門

同會

伏日章亦照

同校

李浩然問漁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七十二年

同會主教郎亞弟益 准

序

今夫人之生也無不受造于天主。卽無不受屬於天主。有受屬之分。卽有昭事之責。有其責而人莫能外。卽所謂教也。教之係于人者。旣如是其親且切。斯人之求厥教者。不可以淡而忘。特無如悠焉忽焉。日處于覆載之中。而莫知所從者。十有八九。此有心世道者。所由以論教爲先也。然教宜論而教之真僞尤宜辨。吾見夫世之紛紛雜處。各挾一說以聳人者。蓋不知其數千百種。噫。何其昧也。教不由主。不可以爲教。

主苟非一。不可以爲主。今真主惟一矣。真教又安得而二之。所傷者真一。僞百。而真教之勢孤。真教一。而似真教百。真教之勢更危。以孤且危之勢。而獨別一正。且一之理。誠知其難也。然因其難而早辨之。則猶可挽。因其難而竟置之。則日益壞。故第曰教而不足恃。必切言真。而乃可師耳。或曰。教固有真矣。真教固一矣。然將何以證之。吾則曰。真教無須他證也。真教之理。自能證之。斷非邪說所能混。邪說之謬。前篇已盡。故不駁邪說。而惟論真教。真教有爲本性者。有爲

超性者。蓋如主未親諭而據理以立昭事之規則爲
本性之教。主已親諭而奉命以守昭事之規則爲超
性之教。今欲考真教之證。惟在天主之親諭與否耳。
吾將揭其理。闡其奧。俾真道自著而無所揜。此卽是
書之本旨也。旅人不揣固陋。歷陳是編。苟當世賢人
君子不棄芻蕘。領斯旨而咸歸于惟一也。又旅人所
深望也夫。

真教自認

序二



真教自證全目

第一篇上主超示教人其要是擬其有

萬古萬民自溺于謬

謬于欽崇天主之禮

謬于本性大道之誠

民溺于謬無由振拔

凡理不健不勝繁阻

異理不和不服愚民

第二篇設主超示教人人當探究而從

視主造人厥令宜從

造存人者爲人上主

曠照人者爲人上師

視人有性率性爲要

明明從真爲人性本

正行得向爲人嚴分

第三篇設主超示教人人必可據其真

有據在道大體之內

自當非者示道非此

自當是者示道是此

有據在道大體之外

其有其真非無從據

其據爲據足徵真道

第四篇超示實已有在耶穌親教傳人

耶穌實有實立本教

聖教艱難聖教立存

邪禮抵排異論興作

聖教聖師聖殿聖牌

儒史史鑑聖史史記

耶穌實爲天主所遣

古教預言耶穌預言

耶穌奇蹟復活宗妙

新教妙傳鎮定不搖

致命徵道精道奇效

第五篇耶穌真教自秉真據辨是非

外表外記不得蔑有

視其本體人彙自顯

視其本向衆人當從

視其本建定例定政

視其本喻如城如燈

不得襲有有四表記

論信論牧自當爲一

論道論行自當爲聖

論時論處自當爲公

論傳論位當繼宗徒

第六篇獨羅瑪教具是真據獨爲真教

真教目言 全目 三
羅瑪教外餘無四據

拆教緣起徵其無據

異教緣起徵其無稽

嘆教緣起徵其無實

三教析分徵盡無基

羅瑪聖教真具四據

于信于牧真爲一者

于道于行真爲聖者

于時于處真爲公者

于傳于位繼宗徒者



正教自證

全目

四



真教自證

○第一篇上主超示教人其要足擬其有

夫不由世人之庸理而示人者所謂超示也。則或有道有誠而上主非由本性之理而命人信之守之者。卽茲所謂上主超示教人也。然其所超示而教人者俱由上主自主並無不得不示之理。何也。蓋其造立人之本性者惟賦以本性所不可容己之要爲要。而超性者豈爲本性所不可容己之要乎。雖然。而吾主也。慈主矣。則凡爲振拔人性之大要者。亦可知天主

之有所錫而必無所靳矣。而何妨因其要而卽擬其
有乎。今夫上主超示之係于振拔人性者。何由而知
其爲要也。爰立二說以證之。曰。萬古萬民自溺于謬。
又曰。民溺于謬無由振拔。夫民旣無由振拔矣。則非
超示孰從而振之。無從振之。則超示之要自可明矣。
試舉二說分解之。

萬古萬民自溺于謬

凡欲知一事之有與否。非可藉正理者以裁之。乃必
藉相傳者以及之也。今據萬民自古相傳深探其風

謬于欽崇
天主之禮

俗。歷究其運會。可知普天率土。深溺于從謬久矣。

夫人之在世。莫重于欽崇天主之禮。而民亦謬于此。蓋其所敬。各敬其敬。而據正理推之。則正主宰。惟有一。不可有二。乃有敬無靈者。如獸如草。有敬無生者。如像如星。有敬無體者。如卜如瘡。有敬無善者。如邪魔。有敬無理者。如人罪。可懼哉。民誤敬主之禮。若此。其紛紛哉。

謬于本性
大道之誠

抑人之在世。又莫嚴于本性。大道之誠。而民亦謬于
此。蓋有養人以與人。與牛相爭殺。而庶士以之爲戲。
不以爲過者。有買人爲奴。用人如物。而以此爲自然
之道者。有奄死始生之子。而以此爲權。主于親者。有
殺父母。以免病老之患。而以此爲孝。愛于親者。有殺
人以祭神道。而以此爲禮。敬于主者。有借金于人。過
剝重利。而以此爲公義之利者。可悲哉。民違大道之
誠。若此。其昧昧哉。

民溺于謬。無由振拔。

凡理不健
不勝繁阻

夫宇宙間邪正所由辨。向背所由定者。曷恃乎。恃有理。然則理能振。則振之而已。理不能振。則溺之而已。試思民之溺于謬者。理能振之乎。如以爲理能振也。則以凡理振之。抑以異理振之乎。

夫凡理之必不能振也。已非一故矣。蓋以凡理不健。而阻凡理者。不可勝數。何以勝之乎。有人于此。欲舉一物。力本不贍。而又增重于是物。以阻其任。吾知其必不能舉矣。凡理本爲不健者。人概知之。而其足以

阻凡理者。大要有六。一。凡人稍知求道者。不必盡克歸真。蓋性姿限之。職業窮之。所求必不能專。求不專則真道何自明乎。二。凡人概溺于偏。必不能反其所好以求正理。三。奉罪為主者。方將以邪爲正。安能一朝翹首而有回心之候。四。溺謬爲普天大共之境。人。人如是。習慣少成。其勢已然。誰復卓然而表異。五。僧道誘人。人已確信。更不能破其迷而忽悟舊惡也。六。國法所制。不容國人違離本教。背僞從正。從知凡理之不能自振。誠然也。而欲更違此理者。亦可遠稽上

異理不和
不服愚民

古爲證。蓋自開闢以來。四千餘年矣。民溺已久。從未有凡理振拔之效。何也。凡理不能自振故耳。

夫凡理既不能自振矣。或者異理可以振之乎。曰。否。否。蓋凡民有阻。難從異理之引。而異理無能。難服凡民之心。如何振之乎。譬之井有人焉。彼方溺而難從。吾振。吾又遠而難振。其溺。吾知必不能救矣。凡民有阻。上文已述之。而異理無能。亦非一故矣。蓋異理不和。衆說紛陳。各執己見。各訾人非。民聽不壹。不壹不

信不信民弗從。且有非常之理。而無非常之權。以服民。則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有非常之理。而無非常之行。以導民。則不徵。不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此尤見異理之不能振拔也。因而知四千餘年名世挺生。豈無詳舉非常之理。以佑啟斯民者。然民之溺謬者。卒如故也。然則民謬如是。而本性之理。卒無振拔。非上主超示以振之。曷由振之哉。然則上主之超示。信以爲要矣。旣爲要焉。則足以擬其已有矣。夫旣或有矣。人其可忽置之淡忘之乎。必也其探

究而從。宜矣。其說又微于下。

○第二篇設主超示教人人宜探究而從

吾人已可擬超示之有矣。非卽有探之從之之嚴分乎。夫所謂嚴分者。視主之理而自明也。視人之性而自顯也。則知旣擬之而不探之不從之者。是人之自絕于主。自失于己也。嚴乎不嚴。視主于人之理。主也。乃人之主矣。而且莫人之主。如天主也。則天主親教。施命于人。人可以懈于探從乎。視人于人之性。人也。亦稟靈性矣。而且莫人之貴。如靈性也。則天主親示。

人靈之所要者。人可以忽于究承乎。

視主造人厥令宜從

夫超示者。究竟爲何。卽是天主親頒誠令。親教道理。使人遵之信之耳。今吾人者。本天主一時所造。時時所存者也。則吾之所欲。屬于天主。而其所命。吾不得不遵之也。且吾之所悟。亦屬于天主。而其所示。吾不得不信之也。卽此二端。斯理亦可明矣。

一。夫有主者。卽有屬者也。屬者爲屬。事主而惟命是

從自然之理也。何也。蓋順命之分。卽在屬下之情。屬也乎。順命也。世上常然之道矣。然則屬下之情。愈爲真切。卽順命之分。愈不可寬。今人之屬于天主者。蔑以加矣。則其順命之分。豈有可以尚者乎。試卽天主之主。掌論之。蓋天主造人存人者也。則其于人也。非但如人之于人。止有治下之主。掌。遂可申命以制屬下之人。而屬下者。不得不從也。亦且並有主物之主。掌。卽可用人。如人用物。而其爲存爲滅。均得自主也。然則天主主人之主。掌。固已全備焉。而吾人屬主之

定分。豈非無復可加者乎。夫天主主掌。既如是其全備。而亦爲自然者主掌也。而并爲無對者主掌也。蓋人之受制于人者。究其由來。容有可以不然者也。而天主則既已造人存人。卽其主掌。不得謂本非自然也。且人之爲人之主者。非卽自無所屬者也。嘗有或屬于他主。而不得隨己爲行。或屬于事物之本勢。而不能越勢而行。若天主則至一至上。而無主無勢所屬者也。統此以觀。吾人屬于天主之主掌。如治下者。如用物者。且不得有一時而不極于自然。別無有一

牖照人者
爲人上師

主而可與之相對者也。是非爲人之上主。而其所超示之命。皆當探而從之者乎。

二。夫弟子之分。自屬于師。而其所屬之景。愈爲真切。則承訓之分。亦愈爲真切。蓋以識見未明之時。欲知一理。皆賴吾師指示之。既賴吾師。則吾之屬于師者。乃至真至切。而吾順命之分。豈非至急至嚴者乎。今吾人之明。全恃天主之明爲明。則吾明之屬于天主。亦爲至全至備矣。而服從之分。豈有稍可寬假者乎。

試以人之明司解之。夫師于弟子之功。惟設理于厥明之前。使其虛靈之目見之而取也。然造成明司而使其有。非其師矣。天主也。保持明司而使其存。非其師矣。天主也。且明司既有既存。而欲其能取一理。能求一誠。又須發其德而始及也。是卽所謂明用也。今天主不第造存明司。而又扶翼明用。使之化靜爲動。而一動之際。能具事物之理。蓋吾明之于發其用。猶如一樹之于結其實也。雖于本性已具結實之能。而使實者確致于生長之地。乃以日之煦育爲要。吾人

之明亦如是焉。雖以本性自有動發之能。而使之足
以致用者。仍須造者原主扶之翼之。而始可耳。然則
吾人明理之由。屬于天主。誠無以尚之。而其所以牖
昭吾人者。定爲吾人之上師也。倘彼已有超示。人可
不求其道而服從之乎。

視人有性率性爲要

視主于人。所有主宰。所賦牖照業。已推知。則人之欲
司與明司。所有之嚴分。不過以信以從。超示之誠與
道耳。今視人之靈神。于欲于明。何自而得率性之道。

其理更可顯證矣。蓋上主超示者。究竟無他。乃至誠者。天主。以超性之道而自顯于人。使之知及上主。至誠之性。且以超性之誠而指示于人。所由得及本性。至善之向。今明明以知至誠。正行以得至善。君子修己之大道。而吾人率性之要務也。然則人之宜探而從。上主之超示也。已無可致疑矣。蓋既求知至誠。而務得至善。一一爲人所當專者。烏可不承超示所顯之至誠。而從其所指以得至善之路乎。何以知人當求知至誠也。曰。明求至誠。爲人性本。何以知人尤當

明明從真
爲人性本

務得至善也。曰心得至善爲人嚴分。試分解之。

人明于誠也本矣。其闕乎下之物者。卽取其所寓所
局之誠也。其誠爲誠而有民焉。可擴可敦矣。擴之敦
之。其限漸充而漸杳。而已幾幾不可見矣。卽其無限
之狀。已于冥冥中起矣。窺而從之。故求誠不已。而未
嘗足也。彌得彌求。彌求彌不足矣。可知其所足者惟
至誠也。則其所以爲本者。亦惟求之而已矣。姑究人
心。其道更爲明矣。誑誕之片語。人所至慚而難堪也。

文學之一達。人所至慊而易足也。人心莫非如是矣。何者。人之真性所求得者。誠之圓備也。則失之毫末。大拂人性。得之毫末。大治人性。自然之理也。則人性之本。在于求得至誠也。信矣。君子誠于率性者。自當以明明德。亟從至誠爲本也。則或至誠之道。自顯于前。其可漠然而不從耶。以是知超示有在。人當探究而從矣。

人心十福也。本矣。而其福惟在人之本向也。所謂至

善者。卽其全足人心者也。人之本向也。天主也。則人得至善。卽得本向。得本向。卽得至福矣。至福爲人之大本。則務得至善。爲人之嚴分。明矣。况其失之。非但失于至福。而反貽至苦之患。蓋失本向。卽服于無從。可盡之罰。人烏可如此其自暴乎。于以見得本向之分。更當奉爲至嚴焉。夫旣欲得本向。則當由本向之路。而趨之本向之路。上主所示之命也。則使上主超示而命于人。以爲得本向之要途。人可不探而從之乎。

○第三篇設主超示教人人必可據其真

人之稟理能辨是非。何可未別真僞而漫焉從事乎。况乎奉教關係爲人急務。更不可貿然而躁進也。然則上主超示教人。必立所以皎然可徵者。豈容有杳然無據者乎。其據何在。其據有二。一在于示道大體之內。一在于示道大體之外。今惟據理申論之。

有據在道大體之內

一道在茲。已聞其自主超示而來矣。則必衡鑒此道。深審其體何如。非所當非者與。抑亦是所當是者與。

自當非者示道非此自當是者示道是此是已足以
示道爲真據矣而俱可求于示道本體之內也惟其
二據雖有所徵而其所徵亦非一致耳蓋如一道于
茲僅于非所當非者而俱得免之非卽因此而遽可
謂超示之道矣然或于非所當非者而偶一累之則
定非超示之道矣抑或一道而實有是所當是者則
已足據爲超示之道而無疑矣。

今夫示道所自當非者有三。一。決非反于性理人道

自當非者
示道非此

自當是者
示道是此

者。蓋以誠者斷不可自反也。二。決非反于吾人真福者。蓋天主超示所向。不外人之真福也。三。倘或古已示此。今示決非有異者。蓋以主言亦不可自反也。

且夫示道所自當是者亦有三。一。當是至聖而成人之真德者。蓋上主教人。不外乎此也。二。當是至公而無時地之私者。蓋本向之福。不限于人也。三。當藉上簡之人而傳于普世者。蓋天主制世。惟以人教人。而惟天主所遣之人。乃可以代主教人也。

有據在道大體之外

其據亦有二。曰奇蹟。曰預言。奇蹟者何。卽非常而且爲超性者之顯事也。曷言乎顯事。以吾形可覺言。曷言乎非常。以反乎形性言。曷言乎超性。以受造莫行言。預言者何。卽叵測而且爲確示者之來事也。曷言乎來事。以現時處處未有言。曷言乎叵測。以本非人悟能推言。曷言乎確示。以定論不參疑似言。從可知奇蹟預言之果足爲據者。必先實徵其事于或蹟或言之果有否。果有矣。又必實徵其事于真爲奇蹟真

爲預言而後可信也。且其有其真，旣已徵矣，并須明徵其據之足據爲示道也。故先舉一端以論之，而奇蹟預言之有與真亦未嘗無據矣。

其有其真
非無從據

或有人曰：曾有奇蹟，且有預言矣。我何以徵是蹟與言之果有及後事之果符前言也？曰：夫如是者，俱爲一事也。而與諸凡故事無以異矣。則卽以論故事者徵之，亦無不可。一須知言之之人果實知此事否。二須知斯人之言果真實無僞否。二者旣徵，則徵之者

備矣。何以知人之無謬也。蓋以人性自務求誠。則或斯人處伊局中。而得以親見親聞者。皆以知其所知爲是。而必無誤知之患焉。何以知言之無僞也。蓋以誑語違誠。人人知愧。苟無故。必不爲此。今或以多人其徵一事。其每人之境各有不同。而所徵之言無不皆同。且有以欲徵此事而不避艱險。視苦爲甘者。可知誑言之故。無由而生矣。而其所言決不違本性之誠焉。夫其所知非誤知。其所言非謊言。猶可疑其事之非實有與。

夫既知其有矣。尤必知其真。吾何以徵之。蓋奇蹟之真。卽其非常而超性者。預言之真。卽其叵測而確示者。四者俱有所徵矣。何以知奇蹟之爲非常乎。吾人于形性之勢。其所能者。雖難悉究。而所不能者。無難切核也。譬如火燥。水濕。形性之常度也。雖未盡知。火性與水性之勢。而火必不濕。水必不燥。此固定律焉。而無不能知也。則或忽見水火在前。惟人一命。而竟違本性之所趨。燥濕相反者。卽知此事必爲非常者矣。卽此類推。不止一二。則有奇蹟而類于如是者。亦

可據之爲非常矣。抑何以徵其爲超性乎。視其工視其人可也。奇蹟之工其能大其留久其于魔工也必勝立蹟之人其表聖其意誠其于舉工也甚庸工如是人如是魔必無以與之矣。何以知預言之爲叵測乎。凡係吾人之主見不論屬否。世事之變者更凡係天主之主意不論超否。本性之功者俱惟天主之智所及預知者則或有人而預知明言如是之來事者可知必由于天主默照矣。抑何以徵其爲確示乎。觀其事觀其人可也。其事全在吾人懸想之外者并述

其據爲據
足徵真道

以諸情諸景而甚悉者且言于曠代之入而不止一
二者其人預言非一而無有不驗者本有盛名而不
忍徒以取辱者本有盛德而不當冒昧失之者事如
是人如是其言必非猶豫可知矣。

夫一奇蹟或一預言曾實有之且果爲真者已非無
從可據矣今或有如是奇蹟如是預言立之言之以
徵一道者則其于徵也何如乎曰其據爲據足徵真
道也卽舉二理論之其一以萬古萬民相同之見唯

必由其所以相同而生也。其所以相同者，既非于時于地，并非于禮于學，更非于俗于情，則必不外于生民所稟之靈性矣。靈性者，上主所賦也。則其由性生情，由情生意，亦惟由上主而來，而烏得不歸于真乎？現據古今普世萬民，莫不以奇蹟預言之所徵爲真，而卽信之于心，從之于行也。夫輿論之同，既若是其久且廣，其說之真也可知，而是據之足爲徵也，更無疑。其二，卽由上端推之，蓋萬民裁見，既證爲真而悉從其本性之所趨，則上主至誠斷不能許真奇蹟真。

預言爲僞道之徵而強人以競入于謬矣然則其蹟其言而弗真則有之真者而不徵真道理所必無也如亦有焉則反乎主性反乎人情豈理也哉大雅其慎思之

○第四篇超示實已有在耶穌親教傳人

以上三篇皆懸提而論自此以後乃踏實而論也超示爲要大雅已擬其有有卽宜從大雅諒已探問有問已答超示確有可徵今舉超示之所以可徵者爲據而徵上主之實已超示教人也大雅其敬從之夫

其超示之道者本宜上主簡使一人而傳之于人者也。大雅豈已忘之乎。斯人也實已有矣。實立教矣。據在目前不可違也。抑且斯人實爲天主所遣者矣。耶穌矣。聖子矣。不離聖父而降于下人者矣。實微備在不可誣也。其理敬列于下。大雅自裁之而爰爲注意可耳。

耶穌實有實立本教

夫自漢哀帝二年以迄于今已千八百五十有九年矣。維時西方有人也。自稱實爲天主所遣。而所稱者

邪禮抵排
異論興作

數遍國之中。隨處有人奉教。而彼之所以立證與彼
之所以受刑者。無在不。大昭其顯蹟也。嗚呼。聖教艱
難。三百年矣。而渙彼彼。羣剝彼彼。存至今。如一日也。
夫其爭先致命者。已不下數億萬矣。而其罔畏可畏
不苦所苦。皆爲敬奉耶穌聖教耳。則知耶穌之教之
必有矣。且迨于今。愈傳愈廣。卽不可謂未有耶穌耶
穌未立聖教也。

尤有據者。新教起建。方振綱常。維時西方諸國。如德

以外咸奉邪神矣。迨鐸音遠，紹西被東，漸風動人心，
延入正道。邪禮抵排，邪跡無據，皆已歸化。通國奉教，
豈知聖教既立，異論興作，誤解聖道，妄却正令，失人
持己，私擅門戶，自教創肇，宗徒尚在。諸凡異說群起，
攻之此衰，彼振，互相刺謬。迭爲消長，至今未休。有人
犯教攻教，則知其教誠有矣。有國舍舊圖新，更知其
新教非未有也。

且其列國之化，非若萍踪已往，而舊跡竟無可憑耳。

自來教中諸凡聖師著書立說。徵解聖道。述其緣起。傳其義蘊。以經據之。以理徵之。詳核經旨。理懲理弊。耶穌之訓。是從是始。其人其書。難窮難數。其名其冊。可考可查。然也復何不信之有。信也復何疑似之有。孔子既沒。諸弟方繼。其論其語。傳而習之。豈可疑孔子非實有乎哉。且新教中古昔聖殿。古昔聖牌。遺跡尚在。且有聖像。且有聖號。而俱著明耶穌言行。與其宗徒行實。豈有徧處顯證者。而人顧不之信耶。

且人求知古昔之事惟翻閱其時紀代紀而藉以知之耳方耶穌立教傳教方起之時儒史史記已不乏人矣蓋如斐洛納隨鐸尼白利納式而宿包斐僚等皆是斯人概非奉教之人而莫不記耶穌之事與所立之聖教其徵亦不可不從耳今何必又加聖史史鑑以篤其徵乎然而亦不可概沒也吾試又舉以徵之夫聖史之史者聖經也聖經也者可視爲聖經亦可視爲史鑑也與已信天主者論則明知爲天主所默示者而聖經視之與未信天主者論則第知爲古

蹟所紀錄者而史鑑視之可也自來史鑑之所以可
信者以其爲正以其爲全以其爲真耳正焉者卽實
爲其所述而非後人冒之也全焉者卽悉爲原文
所記而非後人改之也真焉者卽實錄其所真知而
無欺人之弊也苟聖史史鑑果正果全果真者則其
所誌耶穌與聖教之有亦足以可信也而吾揭之爲
論卽分古經與新經試先以古經詳之夫徵古經之
正者有二一徵以如德人之信奉古經所載大約皆
訾彼責彼而肩彼重任者也假令如德人稍知其書

已非其所述彼必毅然不信矣。今觀如德人無一不奉古經而深信之。此以知其正也。二徵以古經書之本情試觀古經所載。自相爲證而後之紀事者必實徵夫前所紀者爲何人所錄。何時錄之。更觀其中事跡。何地何人及世族譜系。一一詳盡而無有疑似于其間。知必爲當時之人詳記之。而非後人所能附會也。此又可知其正也。

夫徵古經之全者亦有三。一徵以如德人之謹守慎持本經之原文。不致有誤雜之弊。則卽熟視斯民陳

迹已知彼于聖經必不遜乎中華敬守經書之重矣
然則或有妄爲增減者則必有人直證其非而不可
匿矣况乎如德人與撒瑪利爲仇其經若有不全其
仇必以爲藉口而豈能隱忍乎矧以如德人者向嘗
有先知者指摘其過懲詰其非倘有改易聖經之大
戾豈不嚴加訾責乎然而卒未曾有也此可知其全
也二徵以古經言之本義試觀經中所載皆創懲如
德人者苟其可有增減也則其言必盡刪矣而何以
至今尚在也且當鐸賴末君國之時學士七十人同

譯如德古經爲額濟文字觀其原文譯文同校對之一一相符而無增減此又可知其必全也。

夫徵古經之真者亦有三一。徵以紀事者之情狀蓋其所錄皆足著其瀉風彰其聖德豈事本欺人乎二。徵以所紀者之事跡蓋爲至重至公之事且皆相繫相維而又于他國之事互相應驗者也豈得妄言之乎此以知古經之必真也

今至于新經也徵其正者亦有三一。徵以通會之固信試觀聖教諸會同心而究協意而承新經之爲正

何教衆如其繁而皆得自欺以欺人乎。况觀聖教會中。自來嚴密威禁。凡著非正之經者。更知其于持保聖經之正。兢兢乎不致自誤矣。一徵以證者之可証。有爲奉教者。如聖依賴納等。有爲違教者。如諸烏弟西等。聖依賴納者。卽聖保利嘉之門人。而聖保利嘉者。乃宗徒之門人也。必能明知是經誠爲宗徒所紀者否。而卽徵聖經之爲正矣。今聖依賴納之書尚在。其書所記新經爲誰所撰。爲誰所記者。尚可查閱。而卽知當時之所信。與現時之所遵。惟一焉爾。其烏

弟西者。宗徒未沒。而彼已作。亦奉新經爲正。并深信之。果其非正者乎。天下豈有仇人而反信仇人之不正者耶。此以知新經之正也。

夫徵新經之全者。亦有二。一徵以古新二教之對待。新教旣作。古教自衰。然而奉古教者。冒操古禮。自立爲新教之仇。則其改易新經。自無可行之便。蓋此改之。彼必斥。彼易之。此爲證。明矣。二徵以新經普傳之迅速。教友日衆。新經之傳于教中者。亦日多。誰能逐部收集而改易之乎。况又近來聖師亦多。憑新經以

著書如欲改易是經亦必將天下之大古昔之遠諸
凡聖師所作之書盡改而後可能乎不能乎既曰不
能則知新經之必爲全也。

夫徵其爲真著又有二一徵以紀事之人多人也所
言本顯呈之事而皆爲目覩者也聖人也因言受挫
辱之加而甘于授命者也二徵以所記之事其事爲
當時人各一親見者且係如德教之衰頹西儒教之
傾圮者也其事如是而彼之親見之者乃如之何其
人蓋旣衆且賢且賢且宦嘗亦離古教之陳規舍異

端之邪說而信奉新道以自勵其修且亦爲新道之徵而輒甘致命也。又不止此。卽其未遵新教者亦不過以他辭誣經義。或以畏難處教外而斷不能誣聖經以僞造也。確哉據也用知新經之必真矣。夫以上所陳之據。雖使刪繁就簡而僅舉一據亦足駭真正全三者之旨。然而論道者究不改過爲憚煩也。故于古新二經每端中各列確據兩條。以歷證之。惟願大雅之深思而自得耳。

耶穌實爲天主所遣

耶穌已有矣。已示一道于人矣。特不知奉主命以相
詔乎。抑自照以歸人乎。苟據自照以歸人。則吾論猶
爲蹈虛也。抑使奉主命以相詔。則超示固已實有矣。
故吾所論者以是爲主。而講者宜有以加意作徵也。
而聽者宜有以慎思裁注也。茲舉其人之奇言奇蹟。
與其教之奇立奇效。列爲徵據。大雅釋其旨而深思
之。卽知以上所論。足爲徵真之一述矣。

夫預言者。徵真之一證也。而預言亦判二等。有爲古

人預言耶穌者以徵其實爲天主所遣也有爲耶穌預言來事者可徵已實爲己所自稱也茲將每等所言之言總揭之而卽以所總之兩等始爲分論之

上古有先知之人預示于後時必將有天主所遣者卽皆毅然言之定其降世之時定其在世之境其言真爲預言否大雅自能推之不必贅解豈知耶穌始終無不一一相符也是可信其實爲天主所遣矣

論其降世之時古經條示本宜盡述惟嫌過贅祇撮二言一言于先祖雅各伯載于古經創世記之一篇

中當雅各伯臨終時召已諸子逐一預示其後厥時
乃耶穌降生前一千六百八十有八年也其中一子
名如德聖祖指彼而言云其政柄必不去于如德而
秉柄者不離于厥裔迨其當遣者已來矣是乃將爲
諸民所景望者也其言如是厥後諸子分爲十二支
派十一支派漸皆失勢惟如德一派仍有統屬之主
雖在被擄時常持本律類屬本主直至耶穌將來而
如德始散也蓋是時如德之王黑落得已非如德之
裔也王非如德之裔而耶穌乃適于此而來矣一言

于先知達尼爾。記于古經先知言之。一篇中。夫達尼

爾時。人民失所。其府闐如渠。甚憫憐。仰主籲救。突然

天神現立。顯示未來。諭彼云。七節之七十期者。七節

也。七節之七十期。四百九十年也。卽爲汝民及汝聖府滅期。以定而

謬將衰。罪將終。惡將滅。永義將乘。超見與預示將驗。

諸聖之聖者將傳也。然則汝須知而慎之。自從出諭。

以復建日路。出諭者卽亞太山王許。納暗迷建城之諭也。逮及基利斯督

首領者之時。將有七節之七期。並有七節之六十二

期。蓋于窘迫之際。復築其街。與其垣也。且于七節之

六十二期後。基利斯督將被死也。負絕伊者將已非
厥氓矣。是以有民偕君將來。有民偕君者。卽羅瑪
民偕王子提督也。而

掃蕩府城與聖堂也。卽其終大敗。而其荒散定于戰

畢之後。其乃與諸多人。其者。基利
斯督也。堅約于七節之一

期間。卽是第七節之中半。牲與祭皆止已。且枯荒醜

惡。將在堂內。而其荒敗者。迄終迄盡。常存也。優哉預

言。言于耶穌未來前五百三十有七年也。其言于先

者。無有不決。其驗于後者。無有不符。瓜期旣屆。耶穌

來矣。而已爲傳者矣。罪謬衰矣。而自此終焉矣。定候

既至耶穌堅約而死矣。其民被絕而散矣。聖府掃蕩而荒矣。優哉預言真何如之。奇何如之。大雅苟誠求吾教之所恃者。如何堅實。如何妙奇。蓋亦于此審之。論其在世之境。兼生與死而皆有言之者。誰論其生。有如依撒意云。主遣者將生于達未之子孫彌咳亞云。主遣者將誕于白冷。瑪拉幾云。主遣者將有前驅之人。依撒意又云。主遣者將爲人師。且顯靈蹟。厥後耶穌之生。無不一一相符也。誰論其死。有如達未云。主遣者將以恩施人。而受仇報。又云。某將被負于志。

而驚以三十銀錢。又云。渠將被訟。而判以僞證。又云。渠將受屈無數。而不一言。又云。渠將如盜死刑。而又飲苦膽。厥後耶穌之死。果皆如此也。嗚呼。其言之人。與其所言之事。相遠千年左右。而竟能一一繪之。如現于目。且其預言。歷世傳之。多人守之。通國閱之。而俟之。而期時一至。衆人方翹首以企之也。而耶穌適來矣。而預言乃一二得驗矣。如是也。而謂非天主所遣者乎。

至于耶穌之預言。總之證其有。證其真也。其有矣。證

之以三。一。耶穌預言已事。如將受苦難。將被釘死。三
日復活。是也。而其後皆驗其言。二。耶穌預言厥徒。如
徒叛徒死。新經遍傳。新教常立。是也。而其後亦皆驗
其言。三。耶穌預言其國。如京城傾頽。聖殿燼毀。衆民
竄散。是也。顯哉斯事。且皆先錄于冊。而一一得驗于
後。并其所驗之跡。至今尚可據也。民猶散矣。而未能
集。殿猶墟矣。而未能起。且嘗有王者盡力起之。而未
能也。此可證其有。

至于真。亦可證之以三。一。耶穌所言。皆言于未來之

時二俱係天主與人之主意。二每爲確言。并稱已言不可無驗。且于每事之景。一一先陳。一一後驗。聖經可考。不必贅詳也。此可證其真。其有其真。旣徵矣。卽知渠言所徵之道。實卽主遣者普世所傳超示之道也。

耶穌奇蹟
復活宗妙

耶穌當世顯立奇蹟以徵本道。其蹟之有與真不可疑矣。則其道誠爲天主遣者所傳之道。亦無可疑耳。請以記事者仇敵者信從者觀之。卽知耶穌之奇蹟

必有矣。夫在千百載下。而欲知千百載上之事之果有與否。須觀紀事者之居心處境。爲何如其耳。而紀耶穌之奇蹟者。共有八人。始終侍其左右。親見其行事。而其所行顯然可取。並無見淺見深之異也。且其書法不隱。卽凡已陷之端。師屈之辱。亦從實錄明而不諱也。至于仇敵者。皆狡且慧。而其事乃近日行之。人所目擊者。倘使聖徒所書。以無爲有。仇人必從而發之。爲聖徒者。將用何術以匿之乎。豈知仇人之心。雖欲指摘其非。而卒皆認是爲是。則奇蹟之有也。明

矣。又况其事于目擊之會。或爲如德人。或爲異國人。而信之從之者。亦甚多矣。卽其中至貴至賢者。亦不止一二矣。天下豈有如是昭章者。而猶可疑其未有所乎。然有則有矣。眞僞曷以辨。辨之以三。一在奇蹟之數。大凡僞者。祇可一二爲之。而不克累于多。祇可暫時爲之。而不可要于久。今觀耶穌自傳教之後。無事不爲顯蹟之事。無時不爲顯蹟之時。時愈久。則數愈多。其能枚舉乎。豈僞者而能若是乎。一在奇蹟之體。大凡僞者。必于可以假借者能爲之。不可假借者不

能爲矣。試觀耶穌之奇蹟。皆超越形性之勢萬萬耳。死者四日。而復甦矣。瞽者自胎。而忽明矣。病者莫醫。而全愈矣。此豈稍有假借乎。而猶得議其非真乎。一在顯蹟之法。大凡僞者。必因機械變詐之術。以成其事。并須延遲時刻。以布其法。而吾主則一命卽是一願。卽遂。不論智愚貴賤。人人共見。豈僞者所能假託乎。吾是以知耶穌奇蹟之真。遂認其實爲天主聖父所遣之天主聖子也。嗚呼。吾主在世。頻斥虐魔之後。魔亦甚覺其能。翕稱爲真主聖子。懇求吾主。以免其

斥逐也。人而可以不如魔乎。

且也。耶穌奇蹟之宗妙者。吾尚未盡述之。若涉淵水。就深又深。愈深愈就。愈就愈深。庶幾沒焉而已矣。今試姑論之。夫奇之至奇者。耶穌既死而自復于活焉。茲第證其二。其真死矣。其復活也。餘可存而不論耳。夫證其真死者。苦架下親見之諸人也。厥身上毀裂之劇苦也。如德人大其之篤信也。夫證其真活者。不能自欺也。不肯欺人也。且不能欺人也。曷爲不能自欺。蓋以耶穌復活之後。見于衆徒。屢次見之。見且親

近也。其能自証耶。曷爲不肯欺人。蓋其德之至。感仇人亦無可以摘其非。且徵此事者。死辱以外。別無餘望。而乃以行奇立妙。歷徵所言。夫豈有如是之人。而肯爲欺人者乎。曷爲不能欺人。蓋以司教遣兵守墓。防禦甚嚴。而厥兵尚在。以核其實也。教首與諸學士。乃猶乃姪。而彼輩尚在。以伺其非也。釘死與復活時。至顯至近。而衆人尚在。以考其迹也。洵若是而焉。能欺人乎。吾知其必不能矣。且旣墓石展而守兵并無懲罰矣。事蹟顯而司教并無詞辨矣。所教奇而衆人

自然信服矣。更可知其未嘗欺人也。則孰得議其未
有誠以非真哉。

今據新教普傳之跡。至奇至妙。必非人力。非人力必
歸主能。歸主能必非偽教矣。夫新教之傳也。阻則多
而助則無。阻何以多。一以道之深。則人不能悟。誠之
嚴。則人不樂受。二以信聖教。則榮名遂失。奉聖教則
苦辱偕來。三以敷教之地。俗偷而難改。聆教之人心
傲而難抑。若此者。烏得傳。然而傳矣。助何以無。一以

傳教之輩。不過爲十二漁夫耳。絕無可以震服人心者。二以廣傳之訓。不過曰是道當信耳。絕未嘗以奧理微徵者。三以委命之人。不過爲被釘刑人耳。絕無可以振拔當時者。若此者。烏能傳。然而亦傳矣。嗚呼。豈非上能哉。豈非上能哉。昔者西土有一聖人。各與斯定。明聰且達。問異人曰。耶穌新教。何藉而憬然遍衍乎。藉以奇蹟乎。否乎。若藉奇蹟而衍。則必真教矣。蓋惟爲真教。天主乃徵以奇蹟耳。若無奇蹟而自衍。則亦必爲真教矣。蓋以如是而衍者。誠爲奇蹟之至。

奇耳

况以新教之內景與外景觀之若惟人力必其至難定而至易搖者也。蓋以內景言則其道甚奧必將歧途百出相違于其間也。相違則不能定且其誠甚嚴必將棄之如遺。自敗于其中也。自敗則不能不搖抑以外景言則權威迫之異教攻之衆人之材力聰明交相剋之而烏能定。且教中人冷淡者日衆易順末流難防仇敵。又烏能不搖。然而定矣。然而不搖矣。嗚呼。豈非上能哉。豈非上能哉。

試觀教中致命者之堅志與恒心更可恍然矣。論其數則不下一千餘萬。論其人則不論貴賤老幼。論其刑則至酷而且久。論其景則忻然而爭先。驗之聖蹟大且多。則猛獸不欲害。烈火不能傷。驗之聖效多且奇。則每一聖人戮。每一教友增。此豈非天主至能之所爲哉。而或以爲微僞教者也。則豈非天主至能所不能爲者哉。且聖道之效亦不止于使人堅志使人恒心也。更可知其效之所發者必以天主爲由。于是

乎其道必爲天主所徵矣。又必疑其非真耶。大凡薄俗不易改。人心不易安。固勢所必然也。今觀聖教所行之地。驟然革故而鼎新矣。聖教所化之人。遽然轉危爲安矣。嗚呼。豈非上能哉。豈非上能哉。

或曰。大哉言矣。真據燦然。真道昭然。人人知理。何可淡然而其徵惟一。尚將信從。况其繁滋。奈何自解。雖然。吾理屈矣。吾心未服。蓋其自爲上主。而若孩于生。若盜于死。是道也者。人情所厭。而吾疑難釋矣。得聞一語。則心與理相順。而舉行必將在卽耳。答曰。賢子所

厭適我所慕請卽以爾辯之說爲吾道之據而真教之徵更爲條暢也何則緣其爲上主降世而生也至弱死也至陋是宜上主之上而于其至能至智至善者至爲相應矣請以三義解之而息之深者達之豐乃使平淡可味卑下轉奇云爾

今夫上主至能之所以顯人者莫如事微而效恢焉
浸假上主降世炳燦乎文章燦著萬民佯嚮風霆流
形四達不悖如綸如紱無遠弗届是人之所重所驚
者莫不翹首來迎而群相告曰大哉赫聲濯靈甫非

上主自降于戴高履厚之中乎而吾則曰大則大矣
而未嘗非人事中之能境也今觀彼槽彼嬰當自諤
然矣嗚呼斯嬰也靡靡若無依矣然而天地創筆是
印是待先知啟牖是印是繪古禮古人皆爲預立厥
象國廢邦興皆以預備厥生也斯嬰也粥粥若無能
矣然而厥名一聞舉京驚震惡王惶悚厥星一布東
王來朝致恭進禮厥聞一傳古教會集閱考預言虐
王謀讖詭機虛行也嗚呼斯嬰也稍長成人哀此莞
獨天下之窮人而無告者也雖然不學而問道于人

學士奇其問無文而誨道于人庶士從其誨自無餽
口而飽飫衆人自無尺柄而庶物惟命自無名器而
聲稱四訖是天下之窮人而無告者斯人也通國之
景仰而篤信者亦斯人矣嗚呼斯人也若賊捕押若
盜懸墜天下莫卑如此人間莫陋如此矣然而太陽
之光中午忽曠若謂照晝明月之彩圓徹忽殷若辭
照夜且大地震盪高山衝裂靈人忽焉自悔認主愚
物儼若歸于草昧確如當時儒士所云今也或庶物
消亡或造物遭患矣斯人也釘架而死卸架而慕世

上疇下于此物中疇弱于此乎雖然其道行矣若啟
新機忽更舊俗遂振綱常其機捷矣無遠弗届絕無
強就不介而孛架苦爲甘架賤易尊釘死流輝與人
歸向至今有年矣而今者如昔者焉是也吾所謂天
主之至能人所不可及者也若其挺生于世而以振
旅侵軼銳師鎖撫卓才是依懋勳是恃則其奇效可
謂人冠矣非天主也可謂人傑矣非天主也而今豈
其然乎抑豈其可以然者乎

今觀人性漸流漸下矣可知上主元造非如今日也

而人獲罪致辱于主自墮本性之良弊也。夫致辱者與受辱者相懸彌遠卽辱之者彌見爲重難以雪補耳。由此見吾人辱主之罪固爲無窮重大人所無由可償者而天主至義尤不可不償也。嗚呼人人未墮矣無如何矣。人苟立功償辱可則可矣而未及于無窮之功以盡補無窮之辱茲凡受造之物均不能于此矣。夫能于無窮者惟天主而天主者却又不能立功者耳。然則人人將終于永墮乎。視之于天主上義必不免于此而視之于天主至善則不忍于此而大

天主全知。卽參于上義。至善之中。遠畧嘉猷。俾之均得
其當。則惟天主自降。結締人性。眞爲天主也。亦眞爲
人。爲人也。乃能立功。賠償上義。亦爲天主也。乃能推
于無窮。天主補償。天主則其上義得所要矣。天主補
償爲人。則其至善得所愛矣。至哉。上知之猷。庸人恒
見。祇見爲恒。而君子上達。務達其上耳。天主降世。救
人。天主全知。旣經設之。天主全善。旣經擇之。然而人
溺于惡。且濡于謬矣。救之又須擢之。乃可懲其惡。而
糾其謬耳。今人之流弊。其根皆由于三失。驕心逸身。

貪財三者乃確乎其不可拔也。自來經天緯地。誕敷
文德。推己及人。敬勗從繩者。未嘗無人也。然而于善
世則何效。時際艱難。不過曰吾道窮耳。嗚呼。人乎。人
乎。何如而斯可允。廸于誠乎。人知所屈。天主上知擔
之。至上自下。而人卑已至。禍自困而人苦已至。富自
乏而人輕財。而重義至哉。上知之猷。正物之化也。審
之。究之。莫誠于此。試進徵其驗。而天主之上知更益
顯矣。蓋自是以後。失已從主者。熙熙攘攘耳。高陞也。
而恥袞赧冕矣。特立也。而遭疑被辱矣。本無辜者而

自懲以戾矣。本有身者而自潔如神矣。且富者捐其
富貧者甘于貧矣。遍宇宙亘古今總總林林靈機鼓
盪其人至今未乏也。而大主之上知豈不大顯乎。豈
不大顯乎。

且人僞浮世罔有安所。若舟汎汎轉沉轉浮。大患大
蓄接焉難捱。夏口暑雨冬時祁寒鬱積厲階。萬苦貫
盈。天主至善。屬降人中。則爲諸憂之慰。諸困之安。自
係天主至善所要其理如是耳。今夫無與于生人之
困苦者。未知偕涕以泣。不能與憂分憂。斯何以爲人。

之安慰乎哉。然則天主降此而包人荒而負人患。是皆至符于天主至善者。已可知耳。大雅又何懸揣之。有雖然。而真教有元微之旨。人難可窮。亦大雅所不可不知耳。且其元微之理。斷不妨于教之真。而反爲真之證者。何也。蓋教非無窮所向。卽非真教也。爲其不專于造世大主者。不可爲教耳。而造世大主者。無非無窮也。無窮者。人悟所能知而不能窮矣。如海水然。小盃所能注而不能罄也。然則或有教而本無元微之旨。無不可以人悟測者。非他斯教不向于真教。

之專向。非爲真教也。蓋真教者必專于無窮。專于無窮必有所不可窮。所不可窮者元微之道也。夫此元微之道妨于聖教者與抑益于聖教之證者與。

○第五篇耶穌真教自秉真據辨是非

上既言上主超示。足擬其有荷或有之人宜究從。欲究所從。人可據真。其真可據據在耶穌。自可承其道而奉其教矣。惟其教何在。吾尚未知。所已知者。世上真爲可謬。而自謂耶穌真教者。却非一耳。則吾既求其真而真不外于一。何由而辨是非乎。曰。有據也。

明明有外表外記以別之也茲舉數理以決其外表
記之究竟爲何且更爲根柢之論先于耶穌真教中
顯徵其必有表記矣又何疑焉

外表外記不得葢有

耶穌既立本教矣視其本體本向本建本喻卽知外
表外記之不得葢有矣試分論之

視其本體
入彙自題

一。信奉耶穌聖教者彙爲一會。人會也者非純神之
會。惟如一人。推已倍已而成其數矣。誠如一體耳。人

體也者自有本態本模手足官骸無不具備且其胡然可如此胡然而如彼者不得無所以別此于彼也人之會者猶然矣豈容無本模本態別彼于此辨是于非者乎本模本態者無他外表外記已耳故視其本體而知外表外記之不得裁有矣。

視其本向
衆人當從

二耶穌立教本爲引人景從而各得真福此其本向也然人之所以能從皆係于所以能知不能知奚能從而其所以能知者皆依于外表外記耳設無表記

于外何從知之而誌之顯別以是此而非他哉。苟以爲耶穌之教。斯人必不能知也。則必不能從矣。必不能從。則教無專向。而教乃徒立耳。然而教不可徒立也。則亦不得不有外表外記也。

視其本建
定例定政

三。追溯耶穌始建本教時。深探夫所立之宏謨大典。所序之政事經綸。卽知其聖事以七件爲例。會首以一人爲政耳。夫聖事者。皆依于外迹。外迹也。外表矣。會首者。惟治于外行。外行也。外記矣。然則其例其政。

視其本喻
如城如燈

不得不設于耶穌真教中。卽其外表外記之不得。有矣。

四。耶穌嘗喻已教曰。如城于山。如燭于高。夫子山也。正爲其被衆人所見耳。若無外表外記。衆人奚見。將必謂其喻不符于其教矣。抑于高也。正爲其明顯于衆人耳。若無外表外記。奚由明顯。將又謂其教不符于其喻矣。然而其教。耶穌立之。其喻耶穌言之。何得而不相符乎。蓋不相符矣。則以知外表外記之。

不得莪有也

不得莪有有四表記

前究乎真教之本體者從知其必有外表外記以別于飾僞冒真者也。今欲探表記之孰爲真亦惟研真教之本體斯已耳。不然任其所舉所置雖非耶穌真教而亦可符于外表外記也。究之斯表斯記仍非耶穌真教之本而符斯表記以爲教者竟非耶穌之真教矣。然則耶穌真教之本果以何者爲表記乎。曰。耶穌真教不能非一且不能非聖非公而不繼宗徒者

也。一者于信于牧聖者于道于行公者于時于處繼
者于傳于位。今試一一據之。

一。耶穌真教必有耶穌之道。奉教人所信者也。然耶
穌之道惟一。不能有二。更不能有相反之道。則信友
之所信自亦惟一。而決不能有歧見也。且耶穌創建
本教。如一家。一國。一羊棧。然此乃耶穌親喻也。家者
惟一。嚴國者惟一。君棧者惟一。牧則知其教亦惟一
首耳。故耶穌立聖伯多爲首。委治本教之務。餘皆是

聽是從自此以後位者惟一。接者亦惟一。往往如是耳。此所謂論信論牧自當爲一也。

論道論行
自當爲聖

二。耶穌之道皆天主超示之道。夫天主至聖則其道自當爲聖也。道既聖則其所行之術亦聖矣。其術無他。不過引人以得斯道之本向耳。而其本向者卽以天主之聖爲聖也。術既聖則奉斯術以行者必不能迄終而無所效。故奉之而行者確有成爲聖者矣。然則所謂行者其道之行又其人之行也。斯道所著之

論時論處
自當爲公

行無一非自爲聖者矣。而斯人所藉之行，雖皆足以爲聖而實則非皆爲聖者矣。然雖非皆爲聖者，而必有實爲聖者也。此所謂論道論行自當爲聖也。

三據耶穌立教之時，渠嘗語徒曰：余也永與爾偕。至于世盡，夫曰：至于世盡，其教明明爲萬世之教，而非限于一時也。則論時自當爲公矣。耶穌又曰：爾往傳教，訖于遍地。夫曰：訖于遍地，其教明明爲普天之教，而非域于一處也。則論處又自當爲公矣。

四。耶穌之道傳于宗徒。故道由宗徒而傳下者。乃爲
耶穌之道。非爲宗徒所傳者。必非耶穌之道也。則論
傳當繼宗徒矣。耶穌又以傳教之位。授于宗徒。曰。余
與爾偕。迄世終。斯言也。斯旨也。卽欲宗徒恒于斯世
恒居聖教之位。以治其所傳之務也。然而宗徒不能
以身常留于世。則必以繼之者。無間于世。而耶穌乃
與爲偕耳。若繼有間矣。則宗徒不恒于世矣。耶穌安
得與偕乎。耶穌既不與偕矣。安得爲耶穌之教乎。故

論位亦當繼宗徒也。統此以觀而真教之可辨者既
毫髮不爽矣。則真教之所在亦何難知之有哉。

○第六篇獨羅瑪教具是真據獨爲真教

真教之據既可辨矣。則辨其教者本自無難耳。蓋以
其據昭然一如明鏡用鑒凡稱爲教者可也。鑒之而
確符之則可知其真鑒之而相違之則可知其僞而
毫無纖悉之或誤矣。今以凡有自誇爲耶穌真教者
而一一裁于是教之真據。卽知羅瑪教外皆無四據
惟羅瑪聖教乃真具之。是則羅瑪聖教爲耶穌真教

而其外則無非冒爲教者也。

羅瑪教外餘無四據

夫羅瑪教之外其餘各據一是者惟有拆教異教噴教而已。今惟撮其緣起而指其析分者已足徵其無是四據也。

拆教緣起
徵其無據

今夫拆教之首有二。一名福濟鳥。一名山路喇。茲論拆教之始終。即可舉其故。其術其人論之。而是非見矣。

論福濟烏拆教之故其惟貪傲而已蓋嘗于聖教第
四世公當定城立爲東都爾時總理牧權曰益滋傲
惟願全握魁柄分爲東會教宗而不屬于西會教宗
渠卽冒取公牧之名爲本位之稱後于聖教第七世
額濟會中有議聖神專爲聖父所發並非聖父與聖
子偕而發之者羅瑪教宗會集廷議嚴斥之東教會
遂以抱怨不能順至聖教第九世東都總牧時爲依
納爵而東國之王乃是彌額爾第三位王不正牧屢
諫之遂黜依納爵私立本都大族之福濟烏爲總牧

是乃挾王之寵而以驚以刑強衆同黜正牧且詭計
勒書呈于教皇尼各老第一位僞悲人辭重任而已
乃勉就之。

論其術則又有可駭者。始而誘服教皇遣者冒聚會
議私決自爲正牧事聞教宗教宗絕之福濟烏重齋
私會以絕還絕冒決西會諸牧皆負異端之罪而稱
已爲公會之總牧也。惟時白西畧弒王篡位僞牧假
借仁義不准篡王進堂王怒流之本牧復接原任不
數年遂卒。福濟烏撰書媚王王復之教皇若望第八

位。委人代理厥事。委者至福濟烏誤作偽書。謊云教宗行文。立爲正牧。教宗聞之。卽絕福濟烏不服。遂背教宗而拆教。且以私會會所冒誌之文。顯頒衆知。教宗之謬。并于其文。偽書于人之名。爲實會議之說。

論其人。粵稽史記所載。僉謂人之偽態。無過于是。有惡人之行。而有聖人之言。故在位惟有六年。而上罰遂至也。蓋白西峇子名良者。旣接國位。遂聽教皇詔令。審判福濟烏之罪。而流之死于邊。時維降生後八百九十一年。

厥後東都總牧者仍不屬于羅瑪教宗而擅據公牧之稱。雖然而聖教中東西兩都之會未曾相絕。蓋由教宗不忍故也。至一千四十有三年。山路辣總牧欲擅無尚之柄而襲取教皇之權。奸謀以起。竟成拆教之事。此乃其故也。

其術何如。渠蓋致書于教皇。良第九位。深詰西都教會以其用無酵之餅。守瞻禮七之齋。而食屠畜之血也。夫如是之事。而豈爲可詰者乎。渠惟欲誣人失道之罪。以護己失正之弊耳。教皇遣人究判厥事。渠力

却之遣者懲以絕罰彼竟不以悛改而反以報復焉
論其人其梗概已可知矣且亦不止于是也蓋既詆
聖教之後卽援王以自恣亟有請于王或不卽許驚
王黜位蓋曰舉之惟已則錯之亦惟已耳且敢僭服
袞衣曰國家與教會無以異矣依撒各王不堪其傲
而放黜之流竄而亡嗣乃降生一千四百五十三年
額濟國被回王買與慢攻敗而滅然其拆教之蔓延
于國者迄今已不可絕矣。

異教緣起
徵其無稽

拆教之外。又有異教者。夫異教之首亦有三。一名羅代六。一名加未諾。之二人者。竟成異教。請以其故其術。其人論之。卽知其不可信從矣。

羅代六。日買呢。人生于一千四百八十三年。且進與斯定。修會。晉陞。鐸德。熱愛。苦功。虔操。三願。詎後力。詆聖教。私立門戶。大非在會時比也。然彼之所以若此者。其故何爲。維時教宗良第十位。建造聖伯都祿大堂。特放大赦。頒于助銀公建之人。其收銀者。特簡多明。我會修士。不料羅代六。從此肇惡。妬忌非常。詆毀

大赦之施并斥議大赦之道渠年惟三十有四方行
異謬異謬方出正教斥之渠不從而呈于他國諸大
學士又斥之又聽而呈于教宗教宗亦斥之亦不
服曰教宗未明余意明而斥乃可服未幾又曰教宗
決斥不足爲服聖教會議是余爲重未幾僞造數端
謬甚并曰無人爲余所重始終不服。

其故如斯其術更有可惡者則惟奇技淫誘魔詭而
已蓋既不以人所斷者爲真渠惟僞託經言爲據卽
將聖經擅自損益悉照已私講解門下或有示以聖

經元旨本非如解者。渠卽自矜傲曰。余羅代六。大士
矣。是欲是命。我證我據。已耳。且彼欲廣其教。卽以媚
順人欲爲術。而教人曰。人爲惡無妨。因人本無自主。
皆天主主之。恣行爲惡。何害乎。一夕。據彼之說。魔現
爭辨。魔勝。羅代六從而改小禮彌撒矣。

今其人之梗概。何足論乎。蓋其背犯三願。棄本會而
他去。肆行無忌。卒誘一修女。潛相通嗣。成婚。四日生
子。渠自證。昔在修院。心潔神熱。不辭困苦。及今立教
之時。諸行甚恣。女色無檢。且其致書于徒。自證矯誣。

世人一夜仰觀天星自覺將必永墮且渠饕餮甚時
人欲指燕食無度者卽云如羅代六度日耳渠一日
飽食後忽然而死乃降生一千五百四十六年也。

加味諾拂蘭西人生于降生一千五百有九年何故
而近正立邪乎渠幼授業之師本屬羅代六門戶卽
沾不正之誨而潛立從邪之根然而當初陞神品時
亦得用其堂中資斧渠私之不足卽于他處更富之
堂求之且曰人或不與將必仇之仇術異常五世之
人皆將不忘吾名矣厥後所求不遂邪謀起卽邪道

傳

傳邪之術妄誣聖經逞已損益改是爲非無忌無恥。後又欲顯僞奇以證僞道以銀售一貧者令其僞病。嗣而僞死至所約日貧者如命渠與徒適過其所聞痛哭聲卽發慈衷僭徒往彼卽跪尸側求主復活顯證其道豈知上主公義不容惡人顯奇以證僞道竟命其人死矣其妻怨甚痛罵僞人說明此事實情渠卽逐婦出境以滅其口。

其人蓋自幼傷風敗俗矣遂因至醜淫行判受大辱

喚教緣起
徵其無寔

之印。性燥發火。無理無度。給口辱人。靡有間斷。豈知
門內一徒。稍有不符厥意者。卽怒而燒之。饕餮非常。
亟用美餅和。以恣其欲。奸氣于是作矣。從此犯願
而婚。放淫無忌。卒生惡疾。遍體出虫。劇痛失望。呼魔
籲救而死。

至于喚國。則又有一教矣。夫喚教之首。亦有二。一係
男名恩利格。一係女名依撒伯。茲亦舉其故。其術其
人。畧言之。而厥教之實情。昭然可揭矣。

夫恩利格第八位于降生後一千五百有九年登大
嘆王位初甚篤誠保護教宗之權并甚出力讐攻羅
代六之教豈料善未全而惡已起也元后加大利已
配十有八載矣已生儲子矣而王忽嬖亞納欲納爲
妃女狡欲立爲后王愛甚欲黜后立之遂僞造前娶
未妥之說以自解讒臣諛之謂王有功于教宗若求
必允王從之教宗格肋孟第八位不准彼悶且慚奸
相乃設計解之請王背教宗自爲首事即可主并諸
堂財產俱可入王王悅從之此乃其叛背正教之故

也

惡王起事。廢后納寵嗣。乃罰驚祿。誘悉用詭謀。以引本國司教。司教大半從之。然後出諭。顯背教旨。自立爲本國教宗。相臣諫。遂附之。司教弱。遂從之。庶民從而抗。不從者殺無赦。且收聖庫財產。盡皆入王教宗。保祿第三位聞。卽絕之。王臣視如弁髦。且國中諸相。卽訂王諭。以垂定則。蓋不啻不刊之經典也。

惟是接畔教宗。重任者畢竟何人乎。曰。奸徒也。虐王也。始而黜后。黜之殺之。而娶亞納。嗣色衰。又殺之。殺

又娶以產死見鄰國美女像又娶之因其貌不符像
遂逐之逐又娶娶又殺殺又娶幾被殺卒以巧計免
之其人蓋虐甚奸甚嘗自言曰未有憎一人而不殺
愛一女而不汚者臨終時不安甚嬖人慰藉究無裨
益以至失望曰吾已矣吾已矣遂奄然而死

王卒太子嗜都矮第六位踐阼即逆先人之教而奉
羅代六之謬在位六載而逝厥妹瑪利亞卽位乃出
自元后者也幹父豐改兄惡率民從正歸服教宗惜
乎國祚不長五年而辭世矣厥庶妹依撒伯繼位卽

出自嬖妾亞納者也。瑪利亞在世，依撒伯不第顯奉正教，亦且頗著熱心。矧又矢誓于姊，將必乘權護教，繼厥美志。豈知人偽非常，至于後而全負所許矣。蓋以昔時教宗諭旨，曾決度出而繼王位者，本非國例所宜。則知欲聽教宗，宜必失國。欲得國，宜背教宗。從此決計絕于教宗，自立爲首。

立爲首者，令衆敬奉。矢忠于己，衆不從。卽命司教者誓之，足矣。誘以祿，懼以刑，堅志不從，遂黜之。流之而舉嬖人代之。卽其少時，迭改拆教，異教正教，嘆教之

諸景凡強之而不從者無一不服以非常之刑也。

其人之梗概已畧可擬矣。暴狠非常。以至掌延臣而于朝會中而不爲怪。并自稱爲童貞后而私通者已有八人矣。劇虐無類。類于提伯畧虐王。嘗因鄰國之后。人稱厥容較美。渠嫉之。誘彼來。置獄十九年。雖爲表姊亦以僞證誅之。其人之醜惡可勝言哉。至臨終時親見身臥于炎火中。移至地。心鬱甚。遂死。

今以二教析分。徵盡無基者驗之。更可洞悉其弊矣。

一視其首相去不同。福濟烏以祭餅無酵爲是而山路喇則非之。拆教之首如是也。羅代六信聖體爲實而加味諾則除之。異教之首如是也。恩利洛不屬教宗之外。諸凡規道悉依正教。不損不益而依撒伯則削除添設擅意無據。啖教之首如是也。

二視其支析分無數。迄今已數百教矣。數百教者皆相背于道而相同于謬。以至其中亦有證己非教而但爲教之所處者。噫如是之意則何意哉。然而如是之教雜于中國。及今已二十有餘矣。非可惡之至哉。

于信于牧
真爲一者

三。以此推之。知三教之信與牧必非一矣。信非一也。則道與行亦非聖矣。蓋以聖者惟繫于耶穌之道與行也。牧非一也。則位不繼宗徒。傳亦不能繼宗徒矣。蓋以傳者。惟藉其位以相遞而無間也。信與牧非一也。則近起矣。私舉矣。近者何公于時。私者何公于處。豈得謂耶穌聖教者乎。

羅瑪聖教真具四據

其信之一。自顯于二。一。信道總括具于信經定論。備

于問答要理而此率土行之諸友遵之一門是學一堂是講一室是習無在非然也二聖都有部察閱凡所通行之書或有片語不正者斥之無貸

其牧之一亦指于二一統觀吾教之境率土教友屬于本鐸本鐸屬于本牧本牧屬于教宗而無有或異者也二凡有一行而不屬于上牧者卽斥之斥之不從卽絕之矣教律固如此其嚴也

其道之聖徵于所統蓋教中所奉之道大約歸于三

于道于行
眞爲聖者

大端一。爲天主至尊。一。爲人民之福。一。爲私欲之檢。蓋無不至聖者矣。

其行之聖。顯于其效。蓋視其友。則一守誠規。洗心革面。而可以爲式矣。視其士。則願辭家國。失己從人。而皆能立極矣。且視其聖。則內妙外奇。從來有之。而遍傳列國矣。

于時爲公者。蓋時之始。始于耶穌親定之時。至于今亦未有間斷者。世世可鑒。無時無吾教之跡。

于時于處
眞爲公者

故上主超示教人。可卽其要。進擬其有。苟有矣。人當
探究而從。從之奚據。據之以真。真之所存。伊維耶穌
示人之教。教有真傳。傳有真據。據在羅瑪聖教。外此
必無真據矣。無真據。必無真傳矣。無真傳。必非真教
矣。非真教。奚可適從。有真傳。奚可認置。是在大雅君
子。博學之以見超示之要。審問之以訪超示之有。慎
思之。以求超示之據。明辨之。以得超示之真。篤行之。
以奉超示之教。不爲情牽。不爲利誘。不爲流俗之浮
言。而游移莫定。不爲井蛙之私見。而自外生成。兢兢

然。遑遑然。戒欺求慊也。尊聞行恕也。執善而固執也。
則庶乎其幾矣。尚慎旃哉。

真教自證終



MAISON MÈRE DES SUZUKI
MISSIONNAIRES DE L'IMMACULÉE-CONCEPTION
2900, CHEMIN SAINTE-CATHERINE
MONTREAL, P. Q., CANADA

